

## 寻找范长江的重庆足迹



范长江(右二)与同事们在张家花园被轰炸后的废墟上留影。(资料图片)

□罗成友

2024年10月16日,是范长江诞辰115周年的日子。

出于对这位新闻巨子的敬仰,我再一次翻阅10多年前范长江的长子范苏苏给我寄来的那本纪念范长江的画册。

画册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范长江与同事们站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被炸毁的废墟上。

看着这张照片,一段我与范苏苏一起寻找范长江重庆足迹的往事又闪现于脑海中。

2009年5月7日,我接到范苏苏的电话:“罗成友,我将来重庆,寻找父亲当年在重庆战斗过的足迹,你能陪同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说,“早就想见你!”范苏苏虽然不是新闻人,但与新闻人有着不解之缘。自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后,他就主动承担起把获奖者团结在一个“大家庭”的任务。

在他的张罗下,长江奖获得者们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交流。从2004年底开始,我也陆续与他有书信和电话往来,但还没有见过一次面。

5月9日,范苏苏来到重庆。这位高高的、瘦瘦的、60多岁的老人,一下飞机就直奔渝中区枣子岚垭,找寻父母当年举办结婚典礼的旧址——沈钧儒居住的良庄。

在前往良庄的路上,范苏苏给我讲起了他的父亲在重庆的往事。

当年,范长江以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常务理事和国际新闻社社长的身份,在重庆从事抗战工作。1939年5月,通过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渝期间,范长江与沈钧儒的女儿沈谱谈起了恋爱,并喜结连理,婚礼就在沈钧儒的住处良庄举行。

良庄是一幢二层小楼房。那天,我和范苏苏在枣子岚垭问了很多,都不知道良庄在哪里。后来,我们终于从一位老人口中得知,良庄,在已经不叫良庄了,叫马鞍山。

在一片围墙的铁门边,挂着一块“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旧居门上用粉笔写着“马鞍山13号”几个字。1940年的12月10日,范长江和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就是在这里举行了简朴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婚礼。

二

范苏苏拿着几张老照片,一边寻找着父母当年举行婚礼的大厅,一边向我介绍着母亲沈谱给他讲述的婚礼情形。

遗憾的是,房屋楼下的大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小房。唯一能与照片对得上号的,是两张婚礼当天合影里出现的小楼大门。一张是范长江、沈谱与沈钧儒的合照,一张是范长江、沈谱与沈钧儒、王炳南的合照。

范苏苏跟我说,范长江和沈谱结婚时,曾登报邀请好友参加婚礼,但要求好友们来时不要送任何礼物,也不请吃饭,只是聚会一下。

婚礼那天,范长江、沈谱与前来祝贺的客人一样,都穿着粗布长衫,分不出谁是新郎新娘,谁是客人。为此,当场有客人提议,为了分清新郎新娘与客人,临时从大厅里布置的花篮中摘了两朵鲜花,别在新郎和新娘胸前。

当天前来祝贺的名人很多,有茅盾、陈沫若、王炳南等,周恩来闻讯后也前来参加。客人们都在一个签到簿上签名,有的还即兴赋诗。周恩来也在签到簿上签名,并题下了“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沈钧儒即兴写下一首诗《题爱女婢与范君长江结婚纪念册》。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近70年后,在当年父母举行婚礼的现场,范苏苏背诵起了姥爷的这首诗:“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鼋鼍同心结……”

“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签到簿未能保存下来。”范苏苏眼里含着泪水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护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的安全,沈谱将这本极为珍贵的签到簿,一页一页撕成碎片,丢进壁炉里烧毁了。

三

抗战时期,范长江在重庆承担起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

开始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设在张家花园,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设在两路口一幢三层小楼里,距曾家岩50号只有1里多路。

1939年5月初,在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中,设在两路口的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和张家花园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都被炸成一片废墟。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被炸后,范长江在废墟上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身穿白色短袖衬衫和白色长裤的他与同事们站在一片瓦砾上,脸上显得非常沉痛。

被炸之后,这两个机构都没了栖身之地。范长江只好通过自己的一位老乡,在离城10多公里的江北猫儿石,租用了一幢小木楼,将它们都搬到了那里,继续坚持战斗。

由于地处偏僻的山沟,交通不便,范长江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山沟里,难得与沈谱见上一面。

张家花园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部和两路口的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旧址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和范苏苏一起,去了江北猫儿石,寻找当年的小木楼。

来到猫儿石,我们在位一位热心的原造纸厂下岗工人的带领下,在一些小木楼间,反复询问年长者,但收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范苏苏对所见到的小楼仔细观察,认为与当年父亲告诉他的,以及一些回忆录中所描写的都不相似。寻找了半天,仍一无所获。

看来,当年的小木楼已不复存在。没办法,我们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猫儿石。

范长江和同事们猫儿石坚持斗争的旧址虽然没找到,但我也从范苏苏的口中,了解了这位新闻巨子当年在山沟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经历。

回京后不久,范苏苏给我寄来了一本《范长江百年诞辰纪念集》画册。画册中一张范长江生动的照片,激励我沿着他在重庆的足迹,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作者系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 阳台上的山茶花

□蓝锡麟

女儿家二楼的阳台上,种着三株山茶树,十几年间从不足一米长到了比人还高。

每到冬春时节,它们便如陆游诗所写的“绿丛又放数枝红”。但我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引发出一般的感受,更未曾产生特别的联想。直至前年春寒料峭的日子,我才另有感触。

前年春节后不久,我便再度遭遇时疫,服什么药都不管用,竟至卧床不起。

幸亏女儿给医生朋友史若飞打了电话,史若飞闻讯立即驱车赶来,临床探视,断言必须立马住院。

经他联系,我住进了莱佛士医院,入院时拍片,肺已白了三分之二,晚一天便“翘”了。

亲朋好友救护及时,令我大难不死,硬生生捡回一条命。住了五天院,主要症状都控制住了,医生开足了药,让我回家调养,隔些日子再去复查。

我只能仍住在女儿家,由老伴、女儿、女婿日夜照顾。我和老伴住在二楼,老伴便成了我的贴身护

士。女儿还遵照医嘱,买来一台制氧器,以保证我随时吸氧。

制氧器放置在过厅里,我步出卧室,上午下午都坐在沙发上静息吸氧。每次半小时,女儿女婿先帮我接通管子,老伴一直陪着我。其先或其后,他们还要给我量体温,测血压血氧,比医院的护士还要细心。

该服药了,老伴或女儿总是备好温开水,把药送到我手边,从未误过。午后或夜间睡觉,老伴更是不时到床边查看,生怕我有什么不适。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我终于基本康复,能下楼活动了。

那半个月内,上午和下午多数时间,我都是在过厅沙发上静坐度过的。沙发对着落地玻璃活动门,透过玻璃,人眼只有阳台上的三株茶花树。绿叶间,几十朵大红茶花开了,红得特别吸睛耀眼。这些既往多年已曾见到过的茶花,从来没像那半个月所见的那么令我专注,令我为之浮想联翩。

我曾经在黄桷埡地区生活过十几年,春游遣兴,没少去南山公园。其间的茶花园,给我的印象最深,与粉

## 第一书记的“车屁股”

□刘泽安

她是村庄的第一书记。

去的时候,单位负责人找她谈话:到了村里,要与村民们打成一片,那样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从穿衣、打扮、说话、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要有所改变。

单位负责人告诉她,去村庄的交通工具由自己解决,每月有补贴。从城里去镇上3元钱的公交车,只是通勤的时间要长许多。自己开私家车去也方便,高速公路加水泥路,不拖泥带水,30多分钟,即可以从城里的家到村委会的办公室。

她想了想,还是自己开车去村里,来回都方便许多。想不到,第一次开车去了之后,后来就趟趟开车去。她没办法。

她去村庄报到的第一天,一辆平常的雪铁龙轿车开进村委会的水泥坝子,熄火后,她钻出车子,村里的王干部就等在坝子上。

“欢迎刘书记来我们中华村,我姓王,是村里的综治专干。”王干部伸出一双热情的手握住她的手。

她礼貌地伸出手,笑了笑,没有说话,算是回敬。坝子上的天空真蓝,栏边的树绿得发油,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她都来不及理会,走进了村办公室。

了解村情是第一步,她得尽快熟悉村庄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负第一书记的称谓。

雪铁龙车子停在坝子上,孤零零的。村里的干部都是本村人,几乎不开车来。

她的办公室在二楼,不宽也不窄。办公室的陈设简单清爽。

站了几分钟,她走上阳台,呼吸了几口村庄的新鲜空气。从这天起,她就是中华村人,是第一书记,也是中华村的村民。

下午她去村里转转,去看了看养锦鲤的老板,看着成群结队的锦鲤游来游去;看了看种草莓的一湾地,红草莓居多,还有一种白草莓,在大棚下诱惑力极强。

她心里真高兴,村庄的产业不少,看来可以一展身手。不过,她心里还有点疑惑,条件这么好的一个村庄,都是外地老板来投资的,村庄就没有自己的产业吗?

一晃,该下班了。她正准备开车回家,坝子上走上来一个大概模样的人,提着一大包东西。

“你是我们村来的第一书记?想麻烦你一件事。”大嫂毫不客气地问她。

她说:“我是呀,姓刘,叫我刘家妹子吧。大嫂。”

“好好好,刘书记。我有个亲戚住在城里的山予城小区,他托我买了一些村里种的新鲜蔬菜,想麻烦你带给他。”

她想,这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还能拉近与村民的距离:“没关系,把联系电话给我,我一定送到。”

“谢谢书记,这是他的电话。”说完,大嫂递过一纸片,“刘书记呀,今后村里遇到事的话,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上忙的。”

她没多想,打开车子的尾箱,把自己的东西规整了几下,勉强装完了大嫂的东西,就是一些蔬菜和水果,大外套小包,一个尾箱装得满满当当的。

她把这件事当成个大事,毕竟是村民第一次拜托她的事,得尽心尽力地做好。

二

她小心翼翼地开车,比平常小心几倍。

时间差不离,到了高速公路出口,打了两次电话,她联系上了大嫂山予城的亲戚,把车开到了小区的楼下,很顺利地交接清楚。

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双方根本不是亲戚,是典型的买卖关系,她是顺便被拉的差。

只不过她心里也没有不舒服,反正车尾箱也装得下,没什么损失,“车屁股”就是“车屁股”。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当她的车尾箱常常出城时是空的,进城时则装得满满当当,成了村民们的拉货车,有时还压得“车尾巴”都要翘起来似的。

什么季节来了,就拉什么蔬菜水果,都是村里产的凤冠橘、萝卜、南瓜等。

有的是个人卖的农产品,有的是村里统一拉到机关食堂去卖的东西,还有的则是微信朋友圈里朋友需要的原生态土特产。

让她老公又好气又好笑的是,那活的土鸡土鸭土鹅装在车里,活蹦乱跳的,叫声不断。有时还要放在家里等人来拿,家里成了农家土院,惹得邻居也有些不高兴。

几个月的时间,究竟拉了多少农产品,她真记不清了,只恍惚记得回城的“车屁股”几乎没有打过空。村民们都戏称“刘书记是村庄的宣传天使,有翅膀,把中华村的土特产宣传到了城里”。

## 好心肠俊脸庞

□徐文峰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因“风景这边独好”而蜚声全国。

今年盛夏的一个上午,凉风习习,我去石林双龙菜市场购物。不看不知道,这一看,还真是大开眼界呢!

在重庆工作的姐姐姐夫在石林购置了避暑房,我们一大家子人从小区坐车20分钟便到了双龙市场。

进入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作料摊位。摊位上端印着红色的公益广告标语:文明从细节做起,城市因你而美丽;文明是城市之魂。嘿!右边一处还有小标提醒:公共场所不吸烟。

这些,令曾经在文明办工作的我眼前一亮,欣然也!

姐姐带我们直接去了蔬菜摊位。“有撒蓝(云南叫茺蓝),这么大!”我惊叫道。

撒蓝我还是在小时候吃过,撒蓝炒肉是孩童时妈妈的味道(重庆不生撒蓝,为外地运来,极少见)。儿时见过的撒蓝只有拳头大,这里的撒蓝却有几个拳头大,油绿色,扁扁圆圆的,新鲜的叶片还在上面,很水润。

我挑选了一个稍小一点的撒蓝,恰好两斤。老板说:“三元一公斤。”哦!原来这里是按公斤付款的。善解人意的姐姐麻利地扫了码。

在另一处蔬菜摊前,我们购买了带着露珠的小白菜,仅五元钱。临走时,我老婆说,家里还差点葱。这话被耳朵尖的女摊主听到了,这位穿着朴素花衣裳的云南妹子灵巧地从摊位上抽出一小把绿油油的葱



山水有清音(中国画)

万小怡